

那一河风景

□姚正安

我每次回家,都要站在村后的桥上,默默地、专注地,看着依然流淌的河流。一股亲切温暖,亦伴着浓浓的哀愁涌上心头。这是一条没有名字的河流,不知流淌了多少年,也不知它从哪里来,但我知道它往哪儿去。

小时候,我曾随父亲,乘着木船,撑起风帆,从屋后的码头上启航,顺着并不宽阔的河流,经由兴化、东台,抵达大丰的舅舅家。舅舅说,再往东去,就是大海了。那时,我的脑子里全然没有大海的印象,不知道海与屋后的小河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和联系。直到多年后,才在从香港到上海的大轮船上,于晨曦下,看到大海,大海是黑色的,是望不到尽头的,又是波涛汹涌的。后来又在太仓的郑和下西洋出海处,与大海有过零距离接触。阳光下的大海无边无际,熠熠生辉,人一下子渺小了,也开阔了。

我想到,屋后的小河归了大海,成为大海的一分子,而得以永生。大海之所以大,就因为无数条屋后的小河加入它、充盈它。海是河流的母亲。

屋后的小河当然不可与大海比大、比壮、比深沉,但小河自有小河的隽永,小河自有小河的美丽,小河自有小河的风光。

春天,小河就像一面镜子,那清澈,那纯情,把人的面目照得清清楚楚,连毛孔都一目了然。经过一冬蛰伏的鱼儿,在河里游弋,像在画里。夏天,满河的菱角,蓬蓬勃勃地生长着,碧绿的叶子,衬托着朵朵小小的白花,宛如夏夜的晴空。秋天收获了,河里来往着

装满粮食的船只,一只只膘肥体大的鸭子嬉戏水中,女人们坐在小船上,有滋有味地摘着菱角。我们也像一只只无忧无虑的鸭子,从夏到秋尽情地漂流在无忧河上。我敢说,无论哪一位画家身临其境,都会兴起创作冲动,录之以图,就是一幅绝佳的水乡秋收美景。冬天,小时候的冬天真冷,往往一夜北风过,河面上就加了盖子。那盖子,不是水晶,胜似水晶,晶莹剔透,腻如凝脂。我和伙伴们不知在那盖子上玩过多少花样的游戏。

那一河风景,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里,几十年过去了,清清爽爽,一点也不模糊。说不清从哪一天开始,这些无限美好的景致仅仅作为记忆藏到了心灵深处。

河里再没有菱角,有的是乱七八糟的垃圾;河水再不是清澈见底,而是暗的浑的。河岸边再也没有萋萋青草、苍苍杂树,而是麦秸、菜籽秸。河里再也不能游泳,河水再也不能食用。

面对此景,我真的心生疼痛,好端端的一条河,滋养了无数代人的河流,居然被糟蹋得如此不堪入目,如此面目可憎。

村里的人们可能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河水污染的危害性,以为饮水有自来水,河水的水只是汰洗,只是灌溉,所以,视河水污染不当回事。其实这是大错特错,污水里养的鱼能吃吗?污水浇灌的植物能食用吗?水化为汽,空气能纯净吗?

村里的人们照样在河里汰洗衣服,照样在河里养殖捕捞,照样用河水浇灌着农田,放牧着鹅鸭。他们的动作依然是“照样”,但此水早已非彼水。

窗,后喝汤”,在汤包上,先咬上一小口,慢慢吸那汤包中的蟹黄汤液,稍一不慎,那汤汁就会弄你满身。吃到最后,只剩下一层面皮。

韩国料理也很麻烦。我和几个朋友在餐馆小聚,韩式小菜、烧烤,消费不多,根本没怎么吃饱,那盘盘碟碟,高高垒起来,倒是一大堆。

小资美食,越是价格高,越是繁文缛节。有一次在一家五星级大酒店里,听大厨师傅讲燕鲍翅,那程序确实复杂:“将鲍鱼、老鸡、腩排、火腿、蚝油放在一锅煮。锅底舔着温柔之焰,锅内撞击、翻腾的是趵突之泉,各种调料相互交织,至真至诚,慢慢融合。水的成分蒸发了,熬成浓稠之汤,蚝油、鸡粉、冰糖、椰浆、杏仁汁……赴汤蹈火,赶一场春天的及时雨悠然而下,尝一口,浓香销魂”。听得瞠目结舌。

吃这些东西不麻烦?吃平民化的东西就非常简单。耕夫吃面,老汉吃蛋炒饭,孩子吃泡饭,小媳妇吃荷包蛋,简单、朴素而又温馨。

这些简简单单的拨弄,不挑剔,越方便越解决实际问题。踏实、和顺,单纯而实惠,近距离解决问题——那是土褂布衣的美食。



木刻《母亲》(波三利贝斯基)

青石街 128号 NEW SUPPLEMENT

我插“金陵第一鼓”

□傅树茂

国庆长假最后一天,我和老伴第一次到老山森林公园游览。途中老天不作美,下起了小到中雨,茫茫雨雾笼罩峰峦,登高难望远,拍照无远景。

有个“金陵第一鼓”景点引起了我的兴致。在一座独立的两层楼前,两棵树之间搭起一个铁管架子,当中挂着一面大锣。大鼓放置在二楼,需付5元钱才能上楼看鼓、击鼓。服务员交给我一个缠着红布的鼓锤。上楼后只见一个横放着的大鼓,几乎占了整个房间。我拍照后便抡起鼓锤重重地擂了九下,名为“九声鼓”(四慢五快),据说鼓声能传千里。据记载,“金陵第一鼓”高达1.8米,重约1000多公斤。相传两千年前,楚汉相争,西楚霸王项羽和汉高祖刘邦逐鹿中原,连年刀兵不息。当时楚

强汉弱,若以兵相争,汉王敌不过项羽。汉王在老山山脉东山建筑了一座“点将台”,在“点将台”背后,一条从南向北的大道上,汉兵汉将一天到晚络绎不绝地走着……其实是疑兵之计,给项羽造成“军兵千万”之势。更让项羽不解的是与“点将台”遥遥相望的“金陵第一鼓”。韩信定了击鼓暗喻,而项羽未能知晓其中之意。眼看东山那里不停地点将,老鹰山这里鼓声巨响,项羽在惊慌之中没有严密防范,以致最后决战失利。

这些传说在学者看来也许并不严肃,但还是很有意思的。在鼓楼大门右侧,挂着一块“寄语”牌,上书:“一生平安,双喜临门,三羊开泰,事事如意,五谷丰登,六六大顺,七星高照,八面玲珑,九九归一,十全十美。”我击了鼓,但愿把吉祥美好带给大家。

阳台上的鸟

□时双庆

阳台上有一只鸟。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飞进来的,灰褐色的羽毛,小眼睛,尾巴尖儿上带着浅浅的蓝色。

我一走进阳台,它就飞起来,猛飞猛撞,却一次次碰壁,终于放弃,落在花盆上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儿。

女儿看见了,要把它和笼子里的两只鹦鹉养在一起,我费了很大功夫才把它抓住,它在我手里挣扎,叫个不停,眼里充满了敌意。我打开笼子,把它放了进去,它立即变得狂躁不安,爪子攀着笼子里的铁丝,叫得近乎凄惨。更悲哀的是那两只小鹦鹉,躲在笼子的一角瑟瑟发抖,仿佛笼子里闯进了一只怪兽。

我给它添加了一些谷米

和水,它不吃,两只小鹦鹉也不再进食。一个下午,就这样僵持着。我决定在第二天清晨放了它,可我还抱着一线希望,也许经过一夜磨合,它们会相互了解并和平共处呢?

第二天清晨,天微微亮,阳台上传来清脆的鸣叫声,我起身走向阳台。阳台上的光线很柔和,那些花开得很艳,两只鹦鹉开始啄食,那只鸟儿却死了,羽毛凌乱,它的两只爪子紧紧抓着笼子上的铁栅栏,铁丝上血迹斑斑……

从此,我再也没有一厢情愿地去对待那些弱小的生命。阳光充足的日子,楼阁里的天窗开着,时有鸟儿误打误撞进来。雨天时,天窗关闭,它们找不到通向天空的入口,我会爬向那一段垂直的天梯,拉开天窗,给它一个出口。

微观



理发

谢观荣

在我家乡,理发是一件喜事,不管是孩子第一次理发,还是六岁、十岁生日那天的理发,都要舅舅给红包表示庆祝。而老人理发,一般选择晴朗的下午,坐在树荫下或者阳光里,任理发师将乱发剪去,将头皮刮得铮亮,然后露出满意的笑容。我儿时的理想是做一名理发师,可以在别人的头上用剪刀随意发挥,后来我成了一个农民,在每一年秋天,用镰刀为大地理发,怀着一颗感恩而虔诚的心。

我在深秋的旅途中,会有意无意地留心植物的秸秆,这是农民的习惯。从秸秆可以判断出收成,判断出一个地方的生活是否富庶。秸秆是大地入库的刀枪,深秋时节,一切都归于平淡,万物迎来难得的和平时期,所以大地才能安心入睡,才能安然入梦。

秋凉如水

姜炳炎

10月23日就是霜降。霜降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,意味着天气渐冷、初霜出现,标志着秋天结束,冬天即将开始。清晨,我拉着儿子的手去上学。儿子裹紧了衣服,一路不停地抱怨:“前两天还很暖和,这么快就冷了,怎么变化这么大?”

北风日劲,树上的叶子已经变黄,一阵风吹过,片片飞落。青草低下头躲避秋霜,直至渐渐地枯萎。鸟儿少了许多欢叫,呆在窝里不愿出来,似怕冷的人贪睡还在床上一样。这个季节的白昼,一天一天变短。这个时节,温度,一天一天下降。与秋凉相伴,我们的思绪渐渐从盛夏的燥热中沉寂下来。那就在秋凉中行走吧,坐看层林尽染的静美,品读闲云飘逸的从容,静观秋水长天的高远。

怀念书信

王璠宇

“长亭外,古道边,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,夕阳山外山。天之涯,地之角,知交半零落……一壶浊酒尽余欢,今宵别梦寒。”弘一法师的《送别》短短数言,道尽了离别的场景以及内心的凄楚和怅然。在交通不方便的年代,一旦别离,就是天涯海角了。怎么解决思念之情呢?那无疑只能通过书信了。

想到书信,我仿佛看见了一个人,在寂静的夜里,他的身旁残灯如豆,他满腹思绪地写着一纸友情、亲情或爱情;想到书信,我仿佛看见了一匹马不断奔腾,到达了一个古朴的驿站;想到书信,我仿佛看见了一只白色的鸽子,扑打着翠绿的竹枝;想到书信,我仿佛看见了收信人欣喜若狂的样子。

然而,书信终究开始淡出人们的视线。怀念书信是怀念什么呢?是怀念一种文化情结,是怀念一份旧时的真挚与温情吧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

布衣美食

□王太生

吃是一种享受的过程。所以中国人见面就问:你吃了没有?同样是吃,有些东西,被认为吃起来很麻烦。

我所在的小城盛产螃蟹,吃螃蟹于是成了秋天的一件盛事。某天,跟一个北方同事闲聊,说吴越一带的人很喜欢大闸蟹,北方没有这个东西,应该物以稀为贵,可能比南方人更加喜欢吧?同事不以为然,说北方人大多是直性子,喜欢大碗喝酒、大块吃肉,受不了那个麻烦。

吃蟹是比较麻烦的。岂止麻烦,有时简直是繁琐。就比如,这吃螃蟹所用的“蟹八件”:腰圆锤、长柄斧、签子、长柄勺、剔骨刀……吃蟹的工具,有八件之多。敲、掀、钩、剔、锯、凿……乖乖,简直对蟹进行“五马分尸”,倒像是武林场上的十八般兵器。吃蟹,是件技术活。

梁实秋在一篇文章里说,他母亲小时候,在杭州家里吃螃蟹,“要慢条斯理,细吹细打,一点蟹肉都不能糟蹋,食毕要把破碎的蟹壳放在戥子上称一下,看谁的分量轻,表示吃得最干净。”大户人家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。

还有吃汤包。吃起来也规矩多多,要“轻轻提,慢慢移,先开